

夜遇豹猫

张海华 文/摄

豹猫

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

A 暗夜溪边，晶亮的眼

2013年5月12日晚上7点多，我独自来到龙观乡境内的四明山某条溪流的上游。换上高帮雨靴，戴上头灯，拿好高亮手电，给数码相机反装好闪光灯……一切按常规准备就绪，就往溪边走。

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这段溪流我都来过好多次，我熟悉每一块巨石、每一个深坑、每一棵大树，拍过野花、豆娘与红尾水鸟，遇到过刺猬，知道各种蛙类的出没地段，也常碰到竹叶青、乌华游蛇等蛇类，我曾在潺潺流水中漫步，也曾在这里于夏夜仰望星空……总之，熟得不能再熟了。在这5月温暖的晚上，除了与溪流中的老朋友们见个面，放松一下心情，我原本别无所求。

然而，我突然见到了一双晶晶亮的眼睛，就在这悄无人声的山林峡谷的暗夜里，就在十多米宽的缓缓流淌的溪流的对岸。这双眼睛发出亮闪闪的幽幽的光，直视着我。我顿时惊呆了，不知道那是什么在溪边，也不知道它在干什么。等我回过神来，举起镜头时，这只小野兽似乎也才反应过来，随即离开溪畔，转身往山上走。借助头灯的光亮，我大致看清了，像是一只猫一样的动物。

我遇到了野生猫科动物？这个念头几乎让我浑身颤抖。我用手电光锁定它的踪迹，举起镜头就拍。天可怜见，我的相机上装的不是拍鸟的长焦镜头，而是一支仅100毫米焦距的微距镜头啊。这种镜头并不适合对远处的物体快速对焦，更何况是在晚上。结果，由于没法合焦，我连快门都按不下去。我急得直冒汗，突然又想起曝光参数设置不对（我预设的是适合近距离拍蛙的参数），于是赶紧手忙脚乱地开大光圈、调高ISO（感光度），重新举起相机。

万幸啊，这只小野兽居然没有趁我忙乱的时候迅速逃跑，只见它几步一回头，似乎对我这个不速之客非常好奇。后来，它走到了二三十米外的山坡上，躲在一块大石头旁的灌木丛后面，只露出一双晶亮的眼睛，观察我的动静。这个时候，我终于按下了快门，闪光灯发出的光也终于把它吓跑了。

回放照片，果然是一种猫科动物。当时我就想：会不会只是一只野化的家猫？我不至于运气好到拍到豹猫吧？

那天晚上，我再也没有拍其他东西的心思，破天荒地早早回家了。把图片处理出来后，我将其发到了微博上，向国内的专家请教。很快，有专业人士回复我，确实是一只豹猫，看样子是一只未成年的小家伙。

曾听一位资深“鸟人”说：“一兽抵百鸟。”意思是说，对喜欢拍鸟的人来说，能够在野外拍到野兽，则抵得过拍到100种鸟。这话虽然说得似乎有点过头了，但确实说明，野生兽类是非常难得一见的——如果把松鼠、刺猬、黄鼠狼等常见兽类暂时撇开的话。

在宁波，如果想碰到野生猫科动物，并且当场拍下来，那真的是难上加难。但只要去野外次数足够多，那么神奇的事情总会发生。对于我来说，那个春末的晚上遇见豹猫，至今想来，仍觉得像是在做梦。

B 取彼狐狸，为公子裘

虽说专家帮我确认了豹猫，但说实话，我并不能光靠脸部区分家猫与豹猫，也曾翻书、上网找资料，但总不得要领。而且，自从拍到豹猫后，我以后再去夜拍，总有点疑神疑鬼，“妄想”能再次拍到。

有一次，和李超一起到奉化棠云的深山中夜拍，那天沿着溪流走得很远，后来偶尔往山坡竹林中用手电一照，赫然看到一双蓝幽幽的眼睛在竹林深处闪着光，仿佛也在凝视着我们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被施了魔法，心里明明涌起一阵恐惧，却移不开眼睛。定定神，大着胆子往山坡上走了几步，发现那双眼忽左忽右，似乎也在移动，像在一棵树上。猫头鹰？豹猫？猜不准。等我们鼓起勇气往山坡上爬的时候，这双眼睛却突然神秘地消失了。

以上都是野外的相关经历。直到最近看到2018年第一期的《博物》杂志上关于中国的中小型野生猫科动物的专题介绍，我才弄明白了豹猫与家猫的特征区别所在：除斑纹不同外，家猫的尾巴细长，耳朵为三角形；豹猫，尾巴蓬松粗大，耳朵是圆弧形，额头两侧有明显的纵向黑白条纹。我赶紧找出2013年5月拍到的豹猫照片，果然，这家伙的耳朵比较圆。

豹猫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野生猫科动物，身上斑纹如豹，故名豹猫。据《中国兽类野外手册》描述，豹猫跟家猫差不多大，但身子显得更纤细，腿更长。其南方亚种的毛色基调是淡褐色或浅黄色，而北方亚种的毛色显得更灰且周身有深色斑点。

在中国古代，小型野生猫科动物被称为“狸”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中说：“一之日于貉，取彼狐狸，为公子裘。”诗中说，猎取狐与狸的毛皮，为公子做皮袍。到了现代，豹猫皮还被称为狸子皮，被用于制作大衣、皮领、手套等。顺便说一下，我们习惯把狐叫做狐狸，其实狐和狸是两种动物。《尔雅翼》：“狐口锐而尾大，狸口方而身文（注，即“纹”），黄黑彬彬，盖次于豹。”又说：“狸，善博者焉，为小步以拟度焉，有发必获，谓之狸步。”这里把狸的特性描述得很生动。

豹猫是我国最多见的“狸”，从东北到海南，从华东到西部，只要有森林的地方几乎都有。它们喜欢在夜间独自活动，善于攀爬和游泳，捕食小型脊椎动物，如蛙、鸟、老鼠、野兔、鱼类等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正由于豹猫皮毛好看，数量相对较多，自古以来它们屡遭捕猎，迄今仍是中国被偷猎最多的野生猫科动物。

C 虎豹往事，一声叹息

豹猫在宁波还能偶尔见到踪迹，但其他野生猫科动物就没这么幸运了。历史上，在宁波有分布的野生猫科动物有4种，即华南虎、豹、云豹和豹猫，但虎与豹早已绝迹多年，云豹也是岌岌可危。

记得我刚到宁波晚报做记者的时候，大概是1999年下半年或2000年的某一天吧，我听姚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说，他们接收了一只来自台州三门县山区的奄奄一息的云豹，是当地森林公安部门送来的。这是一只未成年的云豹，从高处摔下来受伤了，而且体内有很多寄生虫。很可惜，这只小云豹没有被救活。这是这么多年来我所了解到的最确切的离宁波最近的云豹记录，其实也是唯一的记录。多年前，宁波林业部门专门设立了宁海茶山云豹保护区，但云豹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在宁波究竟还有多少，谁也说不清楚，总之非常不乐观。

说起老虎与豹，那就真的永远只是往事了。2010年12月4日，《宁波日报》的“四明笔谭”版面刊登了一篇《宁波的华南虎故事》，作者署名是叶龙虎。此文引用地方志史，对宁波境内曾经发生过的“虎患”作了梳理。如雍正《宁波府志》说：“（康熙）十九年（1680年）、二十二年，五县虎大横，白昼食人。”光绪《慈溪县志》也记载：“（嘉靖）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，慈溪四乡多虎，白昼啖人。”作者还说，甚至地处半山区的余姚二六市老街也闯入过老虎：“自幼住街上的阿五嬷嬷在世时曾说过，她七岁那年（1922年）的一个黄昏，店里打烊正上排门，有人喊老虎来了，店伙计以为玩笑不作理会，猛抬头已见老虎窜到门口。阿五嬷嬷的小哥阿四的腿被咬了一口，这时满街响起锣声，老虎才没有继续攻击，惊恐地向北山窜去。”

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老虎吃人的事例，从现代的眼光来看，其实是说明了在那时候，人与老虎的栖息地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老虎需要极大的森林面积，才能获得足够的猎物，得以生存繁衍，但人类活动空间的不断拓展，已经把老虎逼入了绝境。就算没有后来专门的打虎行动，老虎的绝迹也是迟早的事。

只有豹猫，尽管整体种群数量已大不如前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它们毕竟还在多数栖息地顽强地生存着。这主要得益于豹猫的捕猎对象在森林中的数量还算多，再说小个子也吃不了太多东西，因此无需特别大的生存空间。

包括野生猫科动物在内的食肉兽类，处在食物链的最顶层，它们的数量之多寡，直接说明了一片森林的生物存量是丰盈还是贫瘠，其状态是健康强大还是伤疲脆弱。如果有一天，豹猫，乃至云豹，在本地能安然繁衍，扩大种群数量，那么我们的森林会更加葱绿富饶，我们的乡村、城市也会更美。